



18

鬱南文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
鬱南縣各界會文史組編

潮陽縣志館編纂室

資料室

6

郁南文史

第六期

1987.6 出版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郁南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抗 日 史 实	纪念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	
	抗日战争末年，我在连滩镇	
	主持“三多”抗日工作回忆	谢 鸣 (1)
	日寇入侵我县罪行摘记	政协文史组 (12)
	日本飞机轰炸郁南罪行志略	陈良佳 (13)
历史人物	两个日本军官入侵郁南被奸记	古成新 (15)
	谢桂生先生记略.....谢绍权 (17)	
	连滩对联高手黄旌珊先生	叶旭明 (21)
	都城广义昌商行与朱意周家族	
	县工商联编写组 (27)	
工商史话	漫话都城镇茂隆豆豉酱油商店	
	——从林锦钊父子家庭作坊到公私合营企业	
	县工商联编写组 (33)	

文教拾穗	叶钧才先生追述西区中学叶景清 (36)
	潘小簪先生在郁城写下的诗歌张富文 (40)
	抗日时期连滩教育事业概述张法英 孙 雄 (45)
	郁南连滩山歌.....陈良佳 陈汉英 (50)
地方物产	简记河口吕宋芒果 建城无核黄皮陈其猷 (55)
考古史料	我县出土古铜钱在香港展出李可祥 (58)
	“七宅”与七姓.....叶景清 (59)
	四亿年前连滩原是海湾林景森 郑枝桐 (61)
民国县长	民国时期郁南县长史话江锦芳 (63)
郁南话旧	新中国成立前郁南之最 (一)陈良佳 叶旭明 (69)
	民国期间都城医疗卫生事业简述梁伯槐 (72)
地方轶闻	连滩傅蒙球向皇帝报富周世昌 (75)
	县太爷趣闻 (三则)古香月 卢扬新 傅廷林 (76)
	回忆民国中期加益地方匪患王式尧 (79)

抗日战争末年，我在连滩镇 主持“三罗”抗日工作回忆

谢 鸿

编者按：

谢鸿先生原籍我县新乐乡（现属罗定县）。

民国初期，谢先生就读于郁南县中学堂（后又称一中，即今建城中学）。1917年毕业后，由政府选派赴法国留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金融、教育等部门任教官、主任、教授等职务。抗日战争后期，在蔡廷锴将军的鼓励下，应本县官绅电邀回来创办都城地方银行任行长。日寇西侵“三罗”地区时，又临危受命，负责筹建“三罗抗日委员会连滩前进指挥所”，任主任委员兼前进指挥所总参议，指挥抗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以青年党人身份当选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新中国成立前去了台湾。

此文是谢先生撰写的回忆，内容主要是讲抗日，但在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对故乡的风土人情、物产外贸、商旅游乐、地方繁荣的无限怀念之情。

这篇资料能与读者见面，是邱建岳先生与吴健、刘莲、谢敏贞、吴子燕等同志对我县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工作的关心，谨致谢意。

（此文原载台北市广东同乡会发行的《广东文献》季刊
第四十卷第四号）

一、地名简介

按广东省郁南县有两个重镇：一是都城镇在第一区（又称西区）位于西江南岸。二是连滩镇在第二区（又称南区）位于南江之西岸。东岸属云浮县，南江由罗定县至江口与西江汇合，因此又称罗定江，常有船只往来行走，堪称三罗对外水路交通之要道也。清朝时传说连滩镇有一富翁傅蒙球曾向皇帝报富〔注1〕，建筑青砖大厦数座，遗下子孙至今尚存，所以傅姓为连滩镇之巨族。其次有一文人谢式侯曾到桂林做过官，在任生一子（因号桂生），谢桂生回乡后，民国初出任县知事及省议员等，且自任总办开大江公路（由大湾圩至南江）。所以谢姓亦是连滩镇巨族。民初有一位邱福钧任国会议员，曾带一子邱锦裳及一弟邱福琅至北京读书，邱福琅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郁南县任县党部书记长很久，故邱姓亦是连滩镇巨族，三大姓相处甚和睦，互教互助。

连滩镇附近盛产水草，收割、晒干与染色后，作为织席，美观耐用，年中推销至南洋及欧美各国，因此连滩席成为世界著名产品之一，是连滩镇对外贸易之重要物资，每年获利不少，所以外县（如南海县）人士到连滩设铺经营织席，产销生意者甚众，铺店有千几百之多，生意极盛。连滩位于南江中部地方，船只在此停宿，旅客上岸游乐，地方繁荣。

“三罗”之地名是由前清罗定州辖西宁、东安两县而来，但民国成立后，废州府而以县为自治单位，西宁改称郁

南，东安改称云浮后，便无行政统属关系。

二、奉召回都城镇创办地方银行

我自民国卅一年（1942年）元月到桂林广西省合作金库任事，迨卅三年（1944年）春忽奉郁南县长阮君慈先生暨地方士绅联名电邀回去创办地方银行，我原本不想回去，因我在外作活惯，不想回到本地与人争事做，与蔡延楷将军谈及此事，顺问及他的意见，他很诚恳的说：“对于你私人言，要辞去几份职务（当时我在合作金库任设计研究主任兼员工约共三百人的合作社理事长及经理，与广西文化印刷厂厂长），回去做一份事情是不合算的，但我仍主张你回去，因为地方事，而地方人都不愿做，叫谁去做？另眼观时局，桂林是日寇要争取的地方，若要撤退时，你有这样多职务，岂不大感麻烦！不如及早辞退回到三罗地方总较安全吧？”听他说后，我乃决意于五月买棹东归，至都城登岸，同学老友兼巨绅曾乃桢亲到都城迎接，要我同他到某县城的公馆“干园”住宿。翌日拜访阮县长君慈，他问我何时银行可揭幕？我答三个月后，并说揭幕六个月请另觅替人，因我不能长期在乡也。

民国卅三年（1944年）八月底银行开业之日，中中交农〔注2〕及广西、广东等银行均以银纸转存作贺礼，即日银行收入现款约达贰千万元，盖我在广西省合作金库任职时与在桂林的中中交农及广西省银行均有交往，互相熟识也。尤其是广西省银行行长黄钟岳先生当我向他告别时，面约待我行开业，即将广西省银行在都城的办事处撤销，所有业务交我银行经营，但我的银行在广西省交易的业务须给广西省银行办理。

我将此项存款作经营资金，仅得九、十、十一约三个月的经营，幸获盈利约贰百万元，迨十二月〔注3〕日寇沿西江侵略，肇庆失陷，驻守德庆的我军总司令邓龙光即下令都城居民在三日内撤退入内地，沿江的县府亦须撤到安全地方，邓总司令则率军退守高州，我与各行则重返家乡（永良乡），到达家乡后人心惶惶，欲回到乡中新乐街觅铺暂住，但日寇飞机追踪侦察，令街上店铺均关闭走避，我即嘱同行人员分别到我谢家的桂庄暂住，我即回到族中祠堂的谢氏初、高两等小学休息，不久即有两职员回来报告，本日十一时日寇到达通门圩，向驻军射击，守军即撤走，情势大乱，居民纷逃往圩外山野。

翌早县长关玉廷与县府各科人员及数十县警，走到我家乡找我设法，因关县长玉廷与我是好友，义不容辞要招待，即嘱乡长谢棟恩（是我族弟），在学校附近找地方给关县长家人住宿，其余随从人员则在学校住宿，不久行政专员王仁宇携眷及省委谢鹤年又到来，视我家乡为避难所，我与王专员未曾相识，但与谢鹤年是熟识的，因此也要招待，找民居安置他们，至乡中壮丁守要防敌皆是志愿义务，但所需火食费等概由我负担。日寇志在由西江正面攻取梧州，所以他经过通门圩后不停留即胁迫民众为他担抬物资向广西苍梧县前进，由连滩上罗定稍作停留的队伍亦向广西进逼，因此罗定县城不久即恢复，我们即送王专员回罗定县城，但关县长玉廷则觉乱世官难做，向省府请辞，省府另派本县人张中鼎接任。当时我以为稍息家园，但两天后有二位兵到来说奉三罗指挥官命令请我往罗定县有要事商议，翌晨与之同往，到谭公馆据报指挥官与友人在浮禄仙茶楼，我即前往浮禄仙茶楼。我到茶楼看见指挥官谭启秀将军与罗定县长朱江及县议

长陈小京三人围坐一桌，他们即招我入席。

三、奉命往连滩镇主持三罗抗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维持治安

首由陈议长小京（他是我读中学时的老师）说：“你知青年守则中有学问为济世之本这句话，你是博士不能说没有学问，且观最近你回到家乡能令你家乡不受敌扰，县长、专员、省委等均走到你家乡避敌求庇护，功绩盛传，因此我与朱县长向谭指挥官推举你往连滩镇主持抗日任务及维持地方治安。”次由朱县长宪民说：“连滩镇是我们郁南地方，当然要由本邑人负责整理为宜。在连滩连傅、邱、谢三巨族中欲找一能员，学识、经验丰富如你的，真是无第二人，因你曾任军校教官，教出学生多已为国效力，且受过军训两年，比诸未受过军训者自然对付敌寇较有把握，所以我本为事择人，量才器使的原则，推举你负此重任。”谭指挥官于时说完了，先赞许我由县府选送赴法留学，十年寒窗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又得长官赏识，量才器使，聘任军校教官，学能致用，后乃略谈及连滩镇近况：“自经日寇蹂躏及烧去二百余商铺，且有人乘机藉口维护地方，把当地士绅囚数十人，给予通敌罪名择肥而啖，有些日寇驻在南江口封锁三罗水路对外交通。商会及桂公都有电话来请我设法维持地方治安而郁南指挥官逃在西区，有赧长莫及之苦，云浮指挥官则自顾不暇更不能越级代庖，我本人不能以牵一髮而动全身，因此与朱县长商派一郁南人往整理，朱县长、陈议长均认为你是最适当的人选，所以请你出来会商取诀，在连滩不少你的族人现在危难中，你能置身处外不理吗？现请你与桂生叔谈谈。”即将电话接通交给我听，对方说：“翼汉你现到了

罗定城，请即来帮帮忙，因现在处境十分危险，你先到大湾我的商店等候，来迎接你人同船到我农场会谈吧！”于是我不能不去，谭指挥官说：“拨三中队士兵随你去以壮行色”。我恐惹误会，以为我带兵去占地盘，不接纳。谭说：“给兵你不要，讲钱我没有，怎么办？”我说：“不要兵，更不要钱，你给我一些名义如代表之类便可。”谭指挥官即嘱其秘书拿了约卅张八行公事笺，并且有官印及其本人签名私章交给我说：“不论你捉或杀那位人，都由我负责，但要问良心对得我住。”

我收受后，他派一副官陪我往大湾圩，抵达时；而桂公派来接我的拖船亦到，我着随行副官回去，即下船顺水前往桂公农场住宿，会商办法。我说要本为“欲攘外先安内”的宗旨，他们皆同意，于是使人通知林水泉（因他手下有百余人握有连滩下的地方）说谭指挥官派谢鸿博士代表来抗日及治安问题，请约定时间、地点以便会谈，相约于某日到某宅面谈。届时我由两位兄弟陪同前往，林则与其参谋长及副官已先到，见面后林问我是否来保释人犯？我说：“来谈目的在治安、抗日。倘欲攘外先需安内，欲安内先要得地方人士信仰，方能有所济事，但如何可得地方人士信仰自己？必须多做有益地方的事，本镇经过日寇洗劫后损失严重，人民流离失所，地方治安成问题，谭指挥官未克抽身来处理，而派本人来与地方人士共商整理办法，老兄是挺身而出维护地方的重心人物，所以先与你晤谈。闻说你误认有些地方人士有通敌嫌疑，把他们扣押起来，迄未报请指挥官如何处理，幸而今日我代表他到此闻知此事，可提供办法以解决之，以化解于无形。我想使你无扣押他们的形迹，而他们对你仍有信仰心情。用我与你两人名义请他们出来，大家聚餐吃完各自回

家，餐费由我负担，在座各位乃为此事而努力者拟请参加。”当时各位在座皆均赞成，合声叫好，即写请柬由我与林签名盖章，并自翌日起，老林队伍仍驻原处，由我负责筹措给养，老林命其副官持柬去请带他们到餐馆，我与林在餐馆门口迎接他们入席，仅十五分钟即吃完，我起来说话：“蒙各位光临聚餐，酒饌虽少，但情意甚厚，请各位先生回家休息，我与林先生尚有事情要谈，须迟些回去。”他们即起来握手告辞。我找人告诉桂生叔并托他转报谭指挥官。

翌日桂公亲到连滩他的图书馆约请这班获释人士茶叙，向他们说明事情经过，请他们放心不必挂虑。谭指挥官来电赞许我主旨正确，化解地方纠纷有办法，并勉励我迅速筹三罗抗日委员会及前进指挥所，由我推荐人员由他聘任，我即将连滩三大姓中有资望者每姓择二人，计有傅著轩、傅海筹、谢桂生、谢逢民、邱福琅、邱鑫东、连滩镇长谢信生及为云浮人士叶杰彪等人推荐之，罗定则由县议长陈小京负全责。各人均由谭指挥官照聘任事，且指定我为主任委员兼前进指挥所总参议。谢桂生、叶杰彪为前进指挥所正、副指挥官兼抗日委员会委员。指定委员会及指挥所均一设在省立喜泉农校，同时宣告成立，并将地方壮丁分别编成十中队志愿义勇防卫兵（各中队长均为抗日委员会当然委员），分别驻防扼要地方，并指定陈大队长率领三中队驻近南江口监视敌人，市面治安则由县警察分所负责，诸事待办在在需款，幸得各委员及地方人士捐助支援，乃能济事也。

此时日寇仅留少数兵力驻守南江口，及对面德庆县城以为吓阻之用，大部份兵力则向广西省进攻，因此梧州，南宁、桂林相继沦陷，驻守柳州的我军总司令长官张发奎即退入贵州省独山，重庆政府大受威胁，于是命令退驻高州的邓

龙光司令率兵向南宁敌人攻击，并派几名美国军人来督促我们向日寇挑战，我们派出数十名冲锋队由参谋统率向驻南江口公所的敌人作正面进攻，另由陈大队长与美国入率领军队由南江口公所的后山前进协助冲锋队进攻，不料冲锋队遭遇敌人顽抗且将公所大门关闭，在门前布置障碍物，另向驻德庆兵力求援，德庆那一方便派几艘炮艇过江驰援，并且用钢炮向我们扫射，于是我们就只好退回原岗位，这一次奉命向敌人来挑战，无功可言，但是对敌后扰乱令其既要顾前又要顾后，所以就有顾此失彼的顾虑，于是就不敢努力前进，进而减轻重庆政府方面所受的一切威胁，因此就不无微劳也，因此我就将向敌人的挑战经过报告谭指挥官，他说你们向敌挑战既无功可言，今后要特别提高警觉，对敌要特加注意，毋稍疏忽。

不料在一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九时指挥所参谋向驻在南江口的大队部大队长问情况，据称大队长外出未回，以为无事未加注意，九时半再电询大队长仍说未回，嘱着人找他回部与我通电话，十时我到指挥所询问情形不得要领，我即以电话向大队部询问，仍说大队长未回，我问答话者是何人，他说是勤务人员，我向他表明身份姓名并问他叫做什么姓名，他不作答，因我对大队长的几位勤务兵的姓名都晓得，他们也认识我，现在他不能答，令我怀疑，即着特务人员前往调查，将近十一时特务人员以电话报告说在途中遇着大队长派人来说，大队部被敌人散兵侵占后，大队长率部份人员上山，敌兵即围住该山，大队长率人冲围被击伤脚，由勤务兵背向西走十余里。同时右翼林中队长也告请援，我即将情况报告谭指挥官，并请示于必要时可否撤离连滩，他说年老委员及居民与妇孺可先行向后方撤退，但谢鸿与叶杰彪及当地

壮丁不能退后，否则以临阵退缩论处，无论情况为何，须与敌人纠缠到天光。他派往援的队伍，天明可到达，准此一面令老弱妇孺退到后方，一面请叶杰彪与参谋向中路督兵备战，我们在龙岩原驻邱家子弟兵一中队，我当时预计敌人不敢直攻龙岩险要，一定要从龙岩山顶来，越过龙岩后面袭击，所以囑叶副指挥及参谋督率邱家中队士兵携械先上龙岩山顶布阵，留少数兵力守龙岩，待敌人上至大半岭约三分之二的地方，乃可以射击炮攻，竟不出我所料，而我们的士兵都是当地人，对地形熟识，上山布阵很快速，敌人选以中国汉奸行前，日寇及马队殿后，慢慢上山，不料将达山顶，突遭大炮及机枪攻击，只得纷纷退后，且令汉奸喊话，请不要炮攻他们都退回去，我们在中路获胜击退敌人，叶副指挥以电话告诉我敌人完全中计，敌人已败退，说完大笑，他将回指挥所同饮胜利酒。我指挥的商人、壮丁准备巷战的人员，闻知莫不额首称庆。

迨天光由罗定派来救援的几中队士兵亦到达佛子坝，在连滩后方，即着他们就地休息，并派人送食品、饮料慰劳他们。

日寇方面当时以一旅长督战，行前狂言要把连滩抗委会与指挥所等消灭清除，结果不达到目的反丢脸，想要自杀幸得左右劝止，于是令其特务调查谢鸿是何许人，既有博士头衔，当然是文人，但他对战略，战术却颇有高深的了解，如能将他捕到当给重赏，因此双方的特务人员常有交谈，我方特务将我经历略示说，当过军校教官，受过军事训练，且在广州指挥过高射炮兵营，保卫石井兵工厂等，日方特务说，怪不得，愿今后从此和平相处，互不干扰，我方商人可到德庆买卖，南江口船只可到西江行走，但要守规矩不能运危险

品。我在抗委会会议时报告及此，其中年老的委员均说所前和平相处，是否系敌人化解我们防敌心，俾他有机可乘，我们不可上当受骗，我亦表示今后不必对敌干扰，但防敌之心，不能稍懈。

惟当时陈纳德将军统率的美国航空队则向在西江的炮舰轰炸打击日本的运输，不久南宁为邓龙光总司令恢复，美国则以原子弹炸日本广岛，瞬息间死亡十几万人，日本全国震惊，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即召集要员会议，决议饬各志愿义勇防卫兵解甲回家，重挑旧业。我的体重轻了几公斤，急需休养，随即抗委会及指挥所同时宣告结束，并由我负责向谭指挥官报告清楚。各项事务办妥后我向同仁与当地士绅挥别。即往罗定城向谭指挥官面报奉命往连滩镇主持抗日及维持治安，今日本已投降一切任务已完成，不负所托，端此报备。愿将给我的手令卅张原璧还他，他将手握我手说：“谢博士真是忠诚人，给你的手令未用过一张，证明你未曾捉过或杀过一人，在如此艰苦困难竟能完成任务，我万分钦佩，让我代表三罗向你叩谢。”他复对我表示将往都城接任第七区行政专员嘱我也应该返都城，重操旧业，任银行职务，则我们仍可时相晤谈，当时原任第七区行政专员王仁宇则调任省立工专校长，他要我任教务主任，我介绍苏天元帮他，我觉到外埠做事比较愉快，在家乡地方做事只有吃苦而无乐趣，所以决意放弃地方任务另找出路，乃决往广州一游，藉此休养及找事情。

在广州稍后，有一天想往留法同学会看看，行至槿粉街遇着一位民大学生问我去那里？是否去找梁保罗老师，我问他回来吗？据说他回来两天了，因梁保罗教授是我旧同事好友，我知他原在民大任过教授，已往西大任教，于是该生陪

我到天宫里梁宅，抵梁宅时闻楼上正击木鱼念佛经，该生拍门大声叫：“梁老师，谢博士来访，请开门。”梁教授即下楼开门，引我们上楼，并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到二楼奉茶坐定，他便入书房取公事一封及钞票一束交我，听他说明，他说：“西大法商学院现届毕业真需要一位懂银行组织及业务并能讲货币投资学者，该院长有一天与我到校长家中商谈询有无此适当人选，我说有位同事好友，是办过银行且系留学法律经济学博士谢鸿先生可能胜任，校长太太闻悉你的名字后说她在法国时已认识你，因此陈校长即命我飞返广州找你，正拟拍一电报到府上，你今日竟先到我处真是喜出望外。”因此应聘往西大任教授。即与梁教授去拍电报告知陈校长，我们共玩几天，我乃往都城清理地方任务，即返家携眷往桂林西大报到，学生设迎师宴表示尊师重道，我觉得旧地重游，甚感兴趣，我初到桂林广西合作金库任事是住将军街，现到西大任教则住将军桥。

编者注：

- 1：请看本期《连滩傅蒙珠向皇帝报富》一文。
- 2：即那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间银行。
- 3：据查资料日寇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以三水为西侵西江两岸的司令部指挥进侵西江。肇庆于九月中旬，德庆、都城于九月下旬为日寇先后占据。

日寇入侵我县罪行摘记

一九四四年九月中、下旬，侵华日军第23军沿西江侵入我县境内，对我县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现将收集到的几宗惨闻略志如后。

一、日军第22师团步兵第84联队侵入连滩一带时，放火烧掉四甲街及新河口的店铺三十多间，使三十多户家庭的财产付之一炬。百多男女老少无家可归，生活陷于绝境。日军复把连滩镇群众刘连具、谢振记等八人用铁线穿住手掌或口唇，先用火烧须发，然后一个个丢进三街那张鱼塘，除了谢振记死里逃生外，其余七人全部浸死。

二、该师团入侵历洞到内翰时开枪打死住在山寮的农民罗亚二；到水源厂底时，两名日军把莫亚的老婆捉去轮流强奸。

三、日军第22旅团在南江口及都城港附近，先后把大小舟艇39艘、汽船9艘（其中三艘是国民党第35集团军的军用汽船）全部没收，为其西侵运送兵员、物资。

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一天，都城的一位居民，在新街口水渠处避飞机时，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打出肠子来，害得他用手捧住肠子大呼救命，惨不忍睹。

（上述资料为县志办提供）

文史组

日本飞机轰炸郁南罪行志略

陈良佳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八年期间（1937.7.7 — 1945.9.2）进犯郁南的罪行以及郁南人民抗敌斗争的情况，前期《郁南文史》已有记载。笔者以为关于日本飞机滥炸我县情况的记录尚付阙如。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肆行狂轰滥炸的暴行，凡是亲见亲闻的长辈，每谈及此，莫不令人发指。现将搜集所及的情况，略记如后：

1938年农历九月上旬，有一天下午二时许，两架日机分别向都城镇的九个地方投下杀伤弹九枚：一是在鱼花塘新竹树底（今县政府车房处）投弹一枚，当场炸死吃奶婴孩及其母亲二人。一是在吉庆社屎坑巷（今都城镇文化站后面）投弹一枚，炸死一男一女。一是在康乐路番摊巷（今广南商店后背）投弹一枚，炸毁房间一间，死两男人，砸伤两男人。一是在幸福路中段（今十一号处）投弹一枚，炸死两个男人。一是在祖庙白夏乡小学（今影剧院舞台左侧机房处）投弹一枚，炸毁学校偏廊一角。一是在观音阁前江面上（今自来水厂脚前面）投弹一枚，把一艘停泊在这里的新泰山客船炸沉于江中。此外还在当年祥记门口（今建设居委会附近）、牛眼塘边（今新生路三巷粮食局职工宿舍处）、德祥缸瓦铺（今中山路日杂门市部）分别投弹一枚，幸居民及早疏散，仅民房受损。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二日），三架日本飞机在大湾镇水口上空先后投弹七枚，妄图炸毁从

南江口通往罗定的一道水口公路桥。但都没有击中目标，炸弹却投到了鱼塘、水田上去，使部分农民遭受损失。

1944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二）下午四时三十分，国民党邓龙光部队（群众称“中央军”）途经连滩镇上桥村黄松岭时，日本飞机四架自上空投弹二十余枚（其中三枚没爆炸），炸死国民党军十三人，伤十人。第二天清晨两架日本飞机继续对黄松岭和附近石古坑地方进行搜索。

1944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初七）下午五时许，国民党一五八师经大湾镇狮子头乘横水渡过河时，三架日本飞机投弹数枚，当场炸死三十人（其中农民挑夫一人），伤八十余人。横水渡被毁，中断交通一个多月。

日本飞机同一时间，在渡头对岸的乌蝇咀河坝处，投弹一枚，没有爆炸（1968年县武装部把该弹挖出，重三十余斤）。

此外，日本飞机还在我县连滩镇西坝横圳、宝珠乡大用等地投下过炸弹。

这一笔血帐，日本飞机轰炸郁肖约计六次，共十六架次。炸死五十一人，伤九十二人，毁损民房十余间，客船一艘。

（本文是根据大湾蔡喜坤、县工商联宾渭南和上桥村委会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的）